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二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蔣寛

謄録監生臣萬朝宗

禮記集說卷二十五

宋 衛湜 撰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鄭氏曰視猶比也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

孔氏曰案周禮註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則上中下之士皆稱元士也天子之士所以稱元者異于諸侯之士也周禮公侯伯之士雖一命不得

稱元士也

長樂陳氏曰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畿內之臣其列爵與諸侯異其受地與諸侯同故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然周禮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其大夫四命而士不言命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也以八命之公六命之卿其地視九命之公七命之侯以四命之大夫其地視七命之伯以

三命之元士其地視五命之子男蓋在内者卑其命而禄必視其外則名有所屈而實有所養在外者崇其命而禄不異乎内則名有所伸而實有所守也載師士田任近郊之地家邑之田任稍地小都之田任縣地大都之田任畺地此所謂視侯伯子男者也士之受田寡矣而近地為可容故任之于近郊公卿大夫之田多矣非遠地不可故任之于縣畺此周采地之别也鄭氏釋大司徒以王制縣内之數為夏之采

地周則未聞釋小司徒又曰采地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凡四甸孔穎達謂家邑采地各二十五里在三百里內小都各受五十里在四百里內大都各受百里在五百里內既曰周之采地未聞又曰采地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其言不特異于孟子又自戾也　又曰此經與孟子異者何也蓋周官有卿而無三孤與上大夫而公則冢宰是公孤上大夫同為六卿故上大夫之為卿則受地不過七十里此王制所謂天子之卿視伯者也孤之為

卿則受地有至于百里此孟子所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者也孟子又曰大夫受地視伯者言上大夫也葢孤出封則侯上大夫出封則伯而已附庸雖不能五十里總大率而言之亦可謂之五十里此所以或言元士視子男或言元士視附庸並禮書

延平周氏曰侯伯同七命則無以别其為孤也侯之受地所以與公同百里也夫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

一是侯之封疆不若公之廣而其附庸不若公之多則其食封雖與公同固不嫌有抗于諸公者也此言元士視附庸孟子言元士視子男何也附庸之與子男皆五十里但人之才智不能治其五十里者則不達于天子而附于諸侯曰附庸此所以言元士者或曰視附庸或曰視子男也

石林葉氏曰此經與孟子異焉何也葢古者三公無常職大夫雖有常職而有卿為之者司徒冢宰之屬

其職則六卿也入而與王論道為三公出而居六卿則為大夫是公卿大夫事固有相同者也職有相通而其制禄亦不過三等故三公之與六卿其田同視公侯卿之與大夫其田同視伯大夫與元士其田同視子男以及附庸蓋孟子舉卑而見尊故止言卿大夫元士王制定其尊卑之序故雖三公無常職附庸不合于天子亦必詳言之唯其王制之説詳此孟子所以自謂軻也嘗聞其略也

山陰陸氏曰此與孟子所言各差一等非不同也孟子言受地爾蓋天子之卿之田視伯即受地視侯他倣此

李氏曰卿大夫其受田與諸侯同此為人臣者所以無幸于出封而一心于王室也

永嘉徐氏曰先王設官制禄襃外諸侯自公侯至于附庸王朝之臣自三公至于元士受田相視内外齊一所以制天下偏重之患而使遠近若一也夫分田

之法所以内必視夫外者蓋先王之制出為列國之君則入為王朝之臣所以一内外也内為三公稱公外而諸侯亦稱公故畢公以父師為保釐東土衛侯以列國入相于周周公居東復相成王山甫徂齊式遄其歸或以三公居外復入為内諸侯所以出入均勞而内外之輕重不分也春秋以來鄭武公入為周司徒鄭莊公為平王卿士而滕侯亦曰我周之卜正蓋畿外諸侯入備王官先王所以一内外此所以内

諸侯之禄視外諸侯而為之制也是故三公則受百里之地六卿則受七十里之地二十七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而元士三等亦視附庸而受田夫田者禄之所自出而居官之禄即田也古者内諸侯自公卿大夫皆有采邑之地其田自官給之其耕之者固自有人也大夫之食采地蓋任官之有功者始食之其子孫之繼世者得世其禄不世其官所謂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也其大夫之無功者則無采地亦與士

皆食禄于上以圭田為祭祀耳夫自三公至于元士大者受邑小者受田所謂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于此略可攷矣自天子三公之田至天子之元士此畿内諸侯公卿大夫士制禄之法自諸侯之下士至君十卿禄此畿外諸侯以下卿大夫士制禄之法然畿内卿大夫則有采地至諸侯之卿大夫皆量禄分田與之畿内公卿大夫元士皆世禄至諸侯之卿大夫則量禄分田而不世禄矣

嚴陵方氏曰元士天子之上士也與元子元侯稱元同義獨天子之上士得稱之者以其才不特能事人又可以長人故也不言中下之士則以視附庸唯上士為得其稱故也然王畿千里公卿而下所食之邑尚一如外諸侯之數則地有所不足經之所言不必一如其數也特視之以為差爾

劉氏孟治曰此言天子畿内之田公卿而下所食之邑禄之多少視外諸侯之數而為之差等耳非直謂

視其田數而食其田祿也儻一如外諸侯之制則方千里之畿處公侯伯子男之衆則地有所不足矣曰元士者以天子之士異于諸侯之士也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

鄭氏曰農夫皆受田于公田肥墽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于天子國

君者分或為糞

孔氏曰自此至卿禄一節論制農田有上中下以禄庶人在官及士大夫并卿及君之禄王者制度受農以田案周禮地有九等故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註云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至十人為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舉中而言也如鄭

此言上地家七人者謂中地之上家六人者謂中地之中家五人者謂中地之下以此推之下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則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有九等此經地惟有五等者大司徒所云農夫授田實有九等此經據準庶人在官之禄最下者猶五人故從上農夫至五人而已司徒上地家七人此云上農夫食九人者謂上中之地亦為上地也其不言上上

者欲取九人當下士禄也鄭註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官長所除者案周禮太宰云府六人史十有二人云之屬謂工人賈人及胥徒也官長謂冢宰為天官之長所除者謂所命之官除去其舊名籍周禮註云凡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以其非九命之内故知不命于天子國君也

長樂陳氏曰班禄之法自上下制禄之法自下上以其自上下故由天子之田而後至于公侯伯子男由

公侯伯子男而後至于附庸以其自下上故制農田而後至于庶人在官者由庶人在官者然後至于士大夫君周官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農夫之差三等而已此則五等者先王之于民養之欲其富保之欲其庶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必授以七人之中地下地則以地稱人而已凡欲下地之民生齒之繁以及中上者而後憮此富而庶之之術也三等之田由士以至于大夫

其禄之差不以國之大小由卿至于君其禄之差則以國之大小者君卿之禄厚故豐殺所以不同士大夫之禄薄故無豐殺之別此次國之卿所以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國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而次國小國士大夫之禄則一而已　又禮書曰禹貢之田上上以至下下凡九等蓋掩別楚地自土田以至衍沃亦九等而周禮所言上中下地三等而已蓋總其大致然也鄭氏謂自二人以至于十為九等七六五

者為其中如此則是二人三人四人下地之三等也五人六人七人中地之三等也八人九人十人上地之三等也孟子王制舉上中地而不及下周禮舉中地而不及上下然周禮言上地中地下地而孟子王制或言上次下次或言上中下是九等之地在其中矣孰謂各舉其偏哉遂人三等之田萊大司馬三等之軍賦其言上中下地與司徒三等之地同

嚴陵方氏曰一夫一婦受田百畆故農田之制以百

畮為之率焉雖均受百畮之分然地有肥墝之異計其一歳食人之數或多或寡此農夫所以有上下之別也以食九人者為上食五人者為下則食八人至于食六人者為中農夫可知其詳雖有五等之別其大略不過三等而已府史胥徒之類其田則載師所謂官田是也而又有工有賈有奄有奚位之髙下不可得而詳故禄之多寡不可得而定此言其禄以農為差則多者不得過食九人之禄寡者不得下食五

人之禄可知此言百畝之分孟子言百畝之糞者盖分以均之而存乎法糞以治之而存乎力法出乎上力出乎下其言亦互相備也

馬氏曰百畝以周尺言之六尺為步步百為畝一夫一婦受田百畝百畝之糞上地畝一鍾而一鍾者六斛四斗也百畝之田上熟其收則有六百四十斛也故上農夫可以食九人然而田有肥墝則其所出亦有多寡故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其

次食五人而庶人在官者其禄亦以是為差也庶人在官者非天子諸侯之所食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則以九為節而庶人在官者知其食八人而已夫上地之上可以食十人而下地之下可以食二人而於此則止言食九人而其下止言食五人者禄與周官蓋無以異也周官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差而上地之上可以食十人上地之中可以食九人上地之下可以食八人中地之上可以食七人中地之中可以

食六人中地之下可以食五人推而下之至于下地之下可以食二人然而于上止言上地之中而其下止言中地之下者葢周官者制農田之法而此則因其制禄而言之也上止言食九人者因其言諸侯之下士所視者言之也下止言食五人者因其庶人在官之禄最下者食五人而言之也

李氏曰孟子曰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又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葢以農夫而制禄則治

于人者必思所以養之食于人者必思所以治之且示其不能交相無也庶人之在官者其家亦授之田周官之所謂官田也禄足以代耕而又授之田所以責其廉能廉善也

永嘉徐氏曰先王之制禄庶人之在官者皆以口計食其多寡之數則視農夫以為率蓋府史胥徒不命於天子國君官長所自辟除皆出于民者也番上更休除其課役而執事于官長則皆有田有禄蓋其家

所受田即載師之官田庶人在官之田也先王之時庶人在官者授以田禄以養其廉節而已未嘗使之任也至秦任文法而責吏始有為小吏而入任計功次而進官者矣其小吏之有材畧者御史監郡得薦諸朝蕭何嘗不受御史之薦可攷也至漢有百石小吏自計食佐吏而不及嗇夫歲入始不過百石月才十六斛耳較之先王制在官之禄雖厚薄之相去不遠而古之在官者皆民為之服公事之後而復受田

為民漢為吏而入仕則不得受田為民矣其奉入不既薄乎蕭望之奉祿不足嘗有憂父母妻子之心況其職近于民侵漁百姓無足怪也自宣帝神爵之詔益勤事小吏百石以下其奉十五而小吏始增祿矣趙廣漢奏長安游徼獄吏其秩百石故吏始有秩而差自重則小吏奉祿誠不可不厚也況漢吏百石者皆人之有才行者始為之而刺史大守得自選擇其賢者自佐吏而下皆得察廉遷秩大者或至公卿自

王尊張敞趙廣漢尹翁歸之徒皆出於郡縣小吏雖其禄秩之不薄而入仕則此塗出其待之固優也其後朱博不喜儒吏而務抑摧折而吏道始衰矣光武初立凡六百石以下皆增于西京舊秩蓋優小吏也卓茂為令自言亭長受米肉餽者置而不問其習見小吏之常態而不之責也

新安朱氏曰孟子言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畆百畆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

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為差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禄不同亦有此五等也

劉氏孟治曰此授田之法也夫王制言制禄爵之法而及于農田之制者蓋三代衰典籍不存孟子已不能詳班爵禄之制况後世乎明乎授田之法則自諸侯之下士逆而推之以至于大國之卿次國之卿小

國之卿皆可推矣謂一家有男女九人授以上田最下一家男女五人授以下田其田有肥墝不同故所養有多寡之異是食九人之下至食五人是有五等之田也今以周官大司徒授田之法攷之田有三等一易者地薄休一歲乃可復種再易者地又薄休二歲乃可種不易者家百畝一易者家二百畝再易者家三百畝是制田止有三等而家皆百畝也小司徒亦言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是授田

止有三等也而王制有五等之制何也蓋三等之制自三等又別為上中下三等今司徒止舉七人六人五人舉中制而言之也故周禮謂上地家七人中地之上家六人者中地之中家五人者中地之下以此故知此言上農夫者是自上地之中者言之耳不言上地之上者欲取九人當下士禄故止言上地之中而不及上地之上以此知王制因言制禄而及授田之法耳庶人在官謂府史胥徒多者不過得食九人

之禄少者不過得食五人之禄以是為差也

延平周氏曰此言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為差孟子言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何也宰夫之職府先之史次之胥次之徒又次之蓋為府者則與下士同禄史與胥徒則用此農夫之二等以為之差也

延平黄氏曰先王使人不愛其力于事不屈其才于物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而人雖潄其力未始有憾焉者作秩以制其常賜之多寡作敘以次其事治之先

後而已使人之費有稍有食稍所謂月廩也中庸曰餼廩稱事所以勸百工王制曰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是秩所謂常賜也孟子曰抱關擊柝皆有常賜王制曰九十日有秩酒正之秩酒内則之秩膳是也

金華應氏曰上農九人下士視上農夫互相積而倍者之三則為中士為上士為大夫自是積而四之則為卿又自是積而十之則為君皆自農而計之也故

莫賤于庶人而在官以農為差莫尊于君而禄亦視其農之所積非特使執役冗賤者不敢遺忘本業而禄秩之厚備物之奉者亦知其根本未有不基于農者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國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國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

鄭氏曰此班禄尊卑之差

孔氏曰大夫以下位卑禄少故大小國不殊卿與君禄重位尊故禄隨國之大小為節案周禮天子卿大夫士與諸侯之臣執贄同則禄亦同也此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倍大夫禄皆據無采地者言之

嚴陵方氏曰下言次國小國則上言諸侯者正謂大國可知大國即公侯方百里之國也次國即伯方七十里之國也小國即子男方五十里之國也下士視

上農夫蓋得食九人之禄足以代其耕者以一夫所耕之田而禄下士之家其禄未為優厚也僅足以代其耕而已為其從事于公不暇從事于私故也次國之與小國不言大夫士者則禄之多寡同于大國可知由卿而上三等之國所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所同者蓋卿而上其禄浸厚茍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禄浸薄茍亦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此禄之多寡所以或同或異也然

孟子所言其序與此不同者彼以貴賤為之序此以衆寡為之序故也

馬氏曰說者以為卿大夫士與諸侯之臣執贄同則祿亦同也其說蓋非也上言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則其田蓋不同而謂祿亦同則非也又言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大夫祿據無采地言之則其說又非也蓋王制之言大夫士者因言爵祿之多少而非以有采地無采地言之也所謂君十

卿禄者與天子之田方千里者同

長樂陳氏曰周官載師有官田則庶人之在官者有田矣春秋傳曰惟卿備百邑國語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則諸侯之卿大夫蓋無田者禄出于廪有田者禄出于田下士視上農夫則食九人中士倍下士則食十有八人由是積之上士則食三十六人下大夫則食七十二人三等之國士大夫之禄不以國之大小為差而惟卿君不同者士大夫

則分治其職之事則必以禄稱職君卿則兼治一國之事則必以禄視國故也周官子男之卿再命國語曰諸侯有卿伯子男有大夫無卿者以其無天子之命卿也王制亦曰小國之卿皆命于其君

李氏曰天子之卿大夫士則以制其田諸侯之卿大夫士則以奠其禄制其田所以凶年得以薄征奠其禄則豐年不得以多取之也

延平周氏曰言禄秩之多寡制禄之法必本于上農

夫者示其禄出于農也禄足以代巳之耕而巳若巳為士則其家復有士田

永嘉徐氏曰先王量禄以分田視口以計食其品節差等上焉不至于過制下焉不至于不足諸侯下士享百畝之利苟足以代耕免勞苦而巳雖不能有餘而亦不至于不足其餘自卿以下其禄各殺以一則無多邑踰制之失諸侯分田雖多禄入自有定數亦無尾大不掉之患此先王制禄之美意也且先王分

土以封諸侯固宜盡得其地以享侯國之富今乃山澤之所有則歸之公間田之所有則歸之公侯國之禄餘又待用于天子而不敢私諸侯所得自十卿禄之外而無有覬心防閑若過嚴矣然君十卿禄乃君之所自得者爾而侯國之公用則取諸地入以給之其山澤間田雖歸之公上領於王官而實藏富于天下又封建之美意也春秋以來諸侯土地各有財賦皆足以用其民而戰其力其山澤之賦列國亦自擅

而有之無復君十卿祿之制而于卿大夫祿地多踰古制一時諸侯皆任己意以行私賞故多强宗大族為國生患晉惠公一入國遂許里克以汾陽之田百萬（僖十五年）許丕鄭以負蔡之田七十萬此豈常典也哉在齊桓時伯氏亦有駢邑三百在魯成公時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其他國可見矣後如鄭賞入陳之功子產以上卿受八邑三十二井為邑井九百畝推而計之視古時卿四大夫之祿之制亦大相遼絕矣宋

之盟公與左師邑六十子罕削而授之齊慶父之變公與晏子邑六十晏子辭而復之此惟懼其足以召禍故卻而不受有如先生之制不暇論矣衛免餘言于衛曰惟卿備百邑晉叔向賦秦楚公子之禄皆百人之餼一卒百人其禄足百人此皆徇春秋之亂法非王法也漢諸侯官吏之禄諸侯相秩真二千石傅與中尉秩二千石二千石禄月得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爾又漢天子為置諸侯不得私自加其禄也官

吏之禄固有定制乃若諸侯王徹侯得自賦斂則凡國之所入悉與之矣非過制乎是時漢之賦入不若吴海陵之倉而梁國之富或多于京師故諸侯易以叛逆其後自武帝殺侯國之勢行酎金之法而諸侯益衰列侯封君税入不給至低首仰給于富商大賈又其甚也諸侯王惟得衣食租税貧至乘牛車此漢中外所以殫微而王氏因以奪漢也　又曰桀君以下所食之禄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

其祖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禄于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鄭氏曰此諸侯使卿大夫頫聘並會之序也其位爵同小國在下爵異固在上耳其有中士下士者謂其為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

國之士為上次國之士為中小國之士為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春秋傳謂士為微

孔氏曰此一節論諸侯使卿大夫士頫聘班序行列之法鄭註爵同謂同作卿則小國之卿在大國之卿下爵異謂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小國之卿位當

在大國上大夫之上其有中士下士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者謂大國之士既在朝會若其有中國之士小國之士者其行位之數各居其上國之三分之二謂次國以大國為上而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國下九是當其大國之三分之二小國以次國為上小國上九當次國中九小國中九當次國下九是亦居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三分此文以大國為主以中國小國來當也

嚴陵方氏曰三等之國其地與君互降一等故其卿大夫位之所當亦互降一等焉上大夫即卿矣有上中下卿而又有上大夫者蓋下大夫之上者也後言三等之國止曰上士二十七人則知中下之士諸侯之國或有或亡矣故此以其有言之其有者一有一亡之辭也三分者三分而等之也上士二十七人中下之士與之為三分焉則合而為八十一士矣故曰數各居其上之三分猶言各與上為三分也大夫則

言其位士止言其數者蓋位以上下言數以多少言三等之國卿大夫之位或上當其中或中當其下位之上中下各隨其命也故以位言之至于士則殷以前皆不命焉故止言其數之多少而已

長樂陳氏曰公之孤四命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諸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大國次國卿大夫士之命同矣而其相當之不齊如此者蓋視其國不視其命也卿執

羔大夫執鴈則所執固殊矣而小國之下卿猶不可以當大國之上大夫者蓋亦視其國不視其所執也上大夫則卿矣有上中下卿而又有上大夫者蓋下大夫之上者也夫卿大夫則賔也賔以位序故以位言之士則介也介則待之以數而已故以數言之其有中士下士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則中士之禮居上士之三分而已下士之禮居中士之三分而已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則有位必有數矣而記于卿大

夫士别位數而言之者以其所主者殊亦互備也

山陰陸氏曰自君十卿禄已上言禄自下當其上大夫已上言位自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言數後言上士二十七人未有中士下士之數故此言之如此三分讀如去聲謂若上士二十七人則中士下士各八十一人

延平周氏曰上士二十七人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則二百四十三人

廬陵胡氏曰次國之上卿至下當其下大夫此臧宣叔之言也見左氏成公三年中士下士謂諸侯國內自有上中下三等之士也士之數國各二十七人三分之上士之數居大半中士下士之數各居上士之三爾先儒謂居上三分之二據經只云居其上之三分並不云三分之二又前云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豈亦是大國士為上次國士為中小國士為下鄭誤矣

永嘉徐氏曰先王分土惟有三有大國次國小國之異自三卿至于二十七士其在國之禄則倍差之不同其出國之聘則班列之有等先王豈苟為異哉葢使之安分而無覬覦正名而不至于亂次其辨上下定民志者固如此且王制記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卿大國之上卿則略而不言春秋時士大夫嘗言之矣以為周制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特是藉口故每以臣而敵君偃然主盟會而不辭于是垂隴之盟

三國之君在焉而士縠專之新城之盟七國之君在焉而趙盾專之未幾而欒林之師四國之君帥師以會晉大夫而不以為歉也肆然無所忌憚于是數大夫為雞之戰以敵齊侯衆大夫為溴梁之盟以傲其上皆始事之驗也然後知先王不以明言者正名定分防微之意深矣成公之時晉荀庚衛孫良夫來盟是時荀庚位下卿而孫子位上卿臧宣叔舉周制以荅公其言合于周制矣乃曰衛在晉不得為次國衛

晉倶侯爵也而以盟主先晉是又以強弱為大小也
春秋士大夫雖能言周禮而移于習俗唯知巧利而
不能由禮而左氏以為禮過矣晉叔向曰以國不以
富如之何其以強弱也斯言得之矣
馬氏曰若均大夫也則以國之大小為之序而大國
在上也若小國之卿與大國之大夫則以爵之尊卑
為之序而小國固在上也由此言之則說者為得之
矣

長樂劉氏曰春秋隱公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公羊傳稱孰及之内之微者也則中士下士亦有特行出與鄰國盟者不獨為其君之介也

劉氏孟治曰此言諸侯使卿大夫來聘立班行列之法國有三等故尊卑上下之序亦有三等春秋滕薛之爭長挾好勝之私以紊先後之次是豈知朝廷之序進退之節哉故王者之制必辨夫大小之序次國之上卿行位止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

夫小國視次國為之差等耳夫王者之制于一聘會之間詳為之辨嚴為之禮諸侯之卿大夫視儀聽唱則雖有僭侈之心亦無所施雖有覬覦之心亦無自而發誰謂一聘會之禮先王之所敢後哉

金華邵氏曰此參三等之國而言其卿大夫士制禄之相當者如此鄭氏見有位當之文遂以此為諸侯使其卿大夫聘會之序非也禄以位為差言位之當則足以知其禄之當也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

上之三分葢古者諸侯雖有上中下士惟上士常置中士下士有時而缺或有之則其制禄之數當居上士三分之一正如孟子所謂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也故下文言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皆不言中下士以此知有時而缺也

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

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鄭氏曰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十六卿也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為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

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為畿内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九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四海之内九州州别建國多少及附庸閒田之法案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則此言四海之内謂夷狄之内也州别方千里一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鄭云十三公者天子縣内三公之國方百里今畿外大國亦百里是準擬畿内三公之地每十箇國則準一公三十國準于三公也十六卿者亦以畿内六卿之地方七十里今畿外次國亦七

十里故準擬六卿六十也通三孤則謂之九卿據有職事者言之為六卿也十二小卿者小卿則天子畿内大夫國方五十里今畿外小國亦五十里是準擬大夫當十于十二小卿也十二小卿上重有十字是一州凡二百一十國其外餘地為附庸閒田也若封人附于大國謂之附庸若未封人謂之閒田每州二百一十國所餘之地則下文云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也名山大澤若封諸侯則諸侯為主民不

得取其財物故不封諸侯使民共取山虞職云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是也既不封諸侯其諸侯不得障塞管領禁民取物但隨其所取賦稅而已澤虞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于玉府是也知為殷制者以夏時萬國則地餘三千里周又中國方七千里今大界三千非夏非周故知殷制也鄭註云周九州大界方七千里案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服五百里通

王畿四面相距為七千里大行人要服以外即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要服以内為中國也云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不過四者謂假設為法非實封也故職方云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註云每事言則者設法也每州四公八州則三十二公周之上公則惟杞宋耳故知非實封也一州有千里之方六則一箇千里之方為方百里者百一箇五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二十五四箇二十五用千里之方一是

方五百里者不過四也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者以一箇四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一十六六箇一十六為九十六是用百里之方九十六為六箇四百里之國故云方四百里者不過六用千里之方一猶餘百里之方四也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者以一箇三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九十一箇九為九十九是用百里之方九十九故云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用千里之方一猶餘百里之方一又封方二百里

者不過二十五者以一箇二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四二十五箇二百里國用千里之方一故云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將此百里小國一百六十四添盈公侯伯子四等之數四十六則為一州二百一十國此為盈上四等之數也四等既有四十六若添滿二百一十必須百六十四故云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云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者封公四是用千里之方一封侯六又用千里之方一封伯

十一又用千里之方一封子二十五又用千里之方一封男百又用千里之方一是處地方千里者五男國更須六十四則應須百里之方六十四但千里之方六封侯之外猶餘百里之方四千里之方封伯十一之外猶餘百里之方一是五箇千里之方内總餘百里之方五得為五箇男國則五箇千里之方外更得五十九箇百里之方是滿六十四也云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者以百里之方百去其五十九

故餘四十一也案鄭註大司徒云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今一州唯有方百里者四十一得備侯伯子男二百一十國附庸者鄭註司徒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非國國皆有且此云州別二百一十國及侯附庸九同皆設法而言非實事也

臨川王氏曰王制千七百國乃周事也若執玉帛者萬國以為禹會塗山之時此左氏之妄也禹之會塗

山東方不過會東方諸侯爾豈使四海之内會于一山之下哉以禹之時有萬國則不當指塗山而言也書曰萬邦者總四海之内大略而言也鄭以畿内五百里國為設法而言也為設法言之則萬國又未可以為實數也且九州之地今可以見若皆以為國則山川沮澤不可以居民獨立一君孰為之民乎此蓋去古久遠書籍散亡自孟子時已不得周家班爵禄之詳況于焚詩書之後漢文之世乎

長樂劉氏曰鄭氏謂此經為殷制是也謂殷之天下大界方三千里非也謂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大界方七千里是也蓋不知此經州方千里封三等之國二百一十國殷之法耳不必其地止于千里也夏書禹貢曰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則夏后氏有天下設五服為方五千里矣是其大界以四海為鄰也殷頌曰古帝命

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又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格來格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又曰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則湯之有天下亦以四海為鄰與夏后氏無以異矣紂之無道也諸侯舍之而去歸于文王天下九州也其弗去紂者三爾周公攝政始作壁羨以起天下之尺度又作土圭以度天下之封疆用二物以見天下封界之實數乃畫五服為九而大啟諸侯五等之封雖

然其大界亦不過用四海以為鄰與夫夏殷不別也但殷雖未亡而土田已削者諸侯盡朝于周也故文王之為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矣而此經曰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間田者今以法推之二百一十國凡三等共為地方百里者八十有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為附

庸間田然則千里之内又當三分去一以為名山大澤五溝五涂大川之所占不在此數則知此經乃殷人立九州之大法也不必其地止于是爾鄭氏泥其法以定其封域之大界不已疎乎而況文武之為西伯以事紂也小心翼翼有君民之大徳有事君之小心豈容夷狄侵虐中國以有其民哉故詩稱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戍役也出車

以勞還率也杕杜以勸歸士也武王嗣之統一海內而周公承之以攝四海百蠻靡不面內而朝于京師此其所以為斥大者歟故增上公之封為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而名山大川五溝五涂在其外始見天下廣輪之實數而法在其中矣殷之大界方三千里者九州封國差等之大法也而地之實數不在其中焉然則三代皆以其德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莫不以四海為其大

界也故此經曰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遥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則四海之内為股境土與夏周同矣是知此經乃其封國之法也明矣長樂陳氏曰夏之五服甸侯綏要荒而甸即王畿之

地也國語曰邦内甸服又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王制曰千里之内曰甸自甸至綏凡三服服五百里面千五百里則為方三千里矣周之六服侯甸男采衛要而侯即王畿外之地也自侯至衛凡五服服五百里則方二千五百里矣方二千五百里與王畿千里則為三千五百里矣王制曰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而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

暨聲教訖于四海則為方三千里可知矣書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葢無要荒言之也周公斥大中國不過五百里而已葢自三千里而開方之三三而九為方千里者九自三千五百里而開方之五五二十五又有方百里者二十五九州之大界不過如此而鄭康成以為周之地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為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州二百一十國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然則職方氏之法

蓋兼附庸言之也豈有百四十六國之外復有方百里者四十一為附庸乎周之設法州建百四十六國而附庸在焉此言二百一十國諸侯之附庸不與非周制也　又曰名山大川皆天子使吏治之而入其貢賦九州川浸山藪各有職方不屬諸侯之版春秋諸侯或兼而擅之齊斡山海晉私郇瑕宋有孟豬楚有雲夢皆不入于王官故孔子作春秋虎牢不係鄭沙麓不係晉緣陵不係杞楚丘不係衛蓋别天子之

守地也夫先王之不盼之也將以弭諸侯之侈心而與民共利也　又曰王制言凡四海之内九州八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内凡九十三國然後總之以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則一代之禮也康成以此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為殷禮以下文天子之縣内九十三國為夏禮惑矣天子之地或曰甸或曰畿曰圻或曰縣曰寰而後世猶有縣官之稱孰謂畿獨施于殷周而縣獨施于夏乎

嚴陵方氏曰名山若魯之泰山晉之梁山之類大澤若豫之孟豬楚之雲夢之類山澤之大者則必有其名焉于山曰名于澤曰大蓋互言之爾名山大澤神物之所藏寶貨之所出非外内諸侯所得專而有之故于外則不以封于内則不以盼焉外則度土而封之使傳嗣也故曰封内則分邑以盼之使食禄而已故曰盼

馬氏曰自唐至周雖其治亂之不同而其土地之廣

狹斷長補短其大界皆方三千里而末之或易也三三為九則是為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為天子之縣内餘八各立一州而州方千里也州建百里之國三十公侯之國也七十里之國六十伯之國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子男之國也百里之國三十為方百里者三十也七十里之國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有奇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也封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三十則其餘方百里者七十

封七十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有奇則猶餘方百里者四十有奇封五十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三十則猶餘方百里者十有奇合二百一十國而計之則封地八千九百四十里猶餘千六十里者以為附庸閒田名山大澤不以封者其利入于天子而諸侯有所不與焉閒田者諸侯之有功則取于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則歸之閒田鄭氏以為州方千里州二百一十國謂之殷制則其說非是也又以為周公斥

大九州之界七七四十九而方千里者四十有九其一為畿內而餘四十八各立一州州方千里者則其說不經而君子亦勿稽之而已

山陰陸氏曰畿內方百里之國三十十三公也七十里之國六十十六卿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倍上六十國也畿內方百里之國九一大國之命也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三次國之命也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三上二十一國也

李氏曰千里則得方百里者百百里則得方十里者百七十里則得方十里者四十九五十里則得方十里者二十五伯之田倍子男公侯之田倍伯天子之田十倍諸侯非如是不足以為維持之固也

石林葉氏曰鄭氏以殷之大界方三千里而以開方計之則方千里者九其一為縣内餘八各立一州合内外而總為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公復唐虞之地分五服為九其要服之内方七千里意以夏末既衰中

國之地為四夷所侵而至周公方能復之今攷于禹貢其所謂五服皆五百里為别則是要服之内通于四面距中國之地乃方三千里達于荒服止于五千里康成既以殷之大界方三千里矣固合于禹貢中國之地而謂四夷所侵者果何地也周公雖斥大九州之界而地加于禹貢者纔五百里今職方氏分九州之邦國則方千里為王畿而自侯甸男至于采衛皆方五百里是五服之地方二千五百里合王畿而

計之則方三千五百里由方三千五百里而分之合四面相距則方七千里迺康成所謂要服之内也葢禹貢之所謂要荒即周官所謂蠻夷鎮藩通要荒而合于禹貢中國之地則唐虞夏殷之時中外凡方一萬里通蠻夷鎮藩而合于周官則周公之時中外凡萬一千里以其一千里之多是以周公斥大封疆纔五百里康成不知異同在此而惟見要服之内方七千里乃牽左氏執玉帛者萬國之説而謂唐虞之時

非七千里不能容之且仲虺之誥嘗言表正萬邦纘禹舊服則是湯之時固有萬國者矣所謂大界三千里者何以能容之也然則九州之内千七百七十三國未必殷制而于虞夏周之制果何以合哉蓋所謂萬國者槩其成數未必實有之也湯既能以三千里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則唐虞夏周之時中國亦方三千里焉知堯舜不能建也今周官職方氏邦國千里封公則四侯則六伯則七子二十有五男百康成

以開方約之為千里者九其一為畿内餘八州各方千里自公之封而下至于諸男添盈四等之數亦為一州二百一十國是周之制一與王制合焉知周公之時九州亦建千七百七十三國也王制所述大率多周制若五等諸侯受田視地與農夫制禄皆合于孟子班爵之序而千七百七十三國總相屬而言之則疑于周制矣然由康成之説而求之湯以三千里而建國如此周以三千五百里又建國如此是亦未

足信也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既疑而未足信闕而勿質可也

新安朱氏曰封國之制漢儒之說只是立下一箇算法非惟施之當今不可行求之昔時亦有難曉且如九州之地兾州極濶河東河北皆屬焉雍州亦濶陜西五路皆屬焉若青兖徐豫則疆界有不足者矣設如夏時封建之國至商革命之後不成地多者削其國以予少者如此則彼未必服或以生亂又如周王

以原田與晉文其民不服至于伐之葢世守其地不肯遽從他人若封王子弟必須有空地方可封左氏載齊地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若武王不得蒲姑之地太公亦未有頓放處

永嘉徐氏曰一州百箇方百里是方萬里十萬里地除了封百里之國三十是方三千里爲三萬里地剩了方七千里更將方二千九百四十里封七十里之國六十總前方五千九百四十里剩方四千六十里

又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總前方八千九百四十里是八萬九千四百里剩方一千六十里是餘萬六百里作附庸

講義曰王者奄有四海故以四海為界於四海之內別為九州鄭氏謂此為殷制豈非以周大司徒之建國自諸公五百里至諸男百里與此不同故邪然孟子言周室班爵禄亦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則知周官所載蓋并山川附庸言之耳大抵自

禹治水之後別為九州殷因于夏無所變改周分兾為幽并合徐梁為雍青而其實則禹之制也是此經大槩言九州之制非必殷制矣州方千里建二百一十國百里者三十國七十里者六十國五十里者百有二十國鄭氏取其國之數以足其州之封域則宜其不合矣蓋此特言其大要爾建州之法必以千里儉于千里者不可以為州而封疆之廣不止于千里也建國之法州必二百一十國國必三等而其地之

或加或削或興或廢或合或分州未必盡有二百一十國非實有是如三等之制也

延平周氏曰州二百一十國非實有是國也特計其地之所能容者所謂凡九十三國同意

慈湖楊氏曰堯典協和萬邦春秋傳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此言其大數耳使不滿萬亦可以言萬其不止于萬或倍萬亦可以言萬亦猶言萬物物奚止于萬邪萬民民奚止于萬邪皆舉其大略而言耳先

儒頋必欲整整釋其所謂萬數鄭康成謂尚書州十有二師者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畿内則整整恰恰為萬國不多一不少一吁可哂哉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孝經說亦云周千八百諸侯此或據古志而云漢博士求其説而不獲遂為之説曰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

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又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九十三國合為千七百七十三國以應周千八百諸侯之數武王之興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康成又遂謂三分有二則殷末千二百諸侯羣合可笑之狀若此類奚可殫舉獨不思諸侯之建不知其所自始人羣生于天地之間皆有血氣心知不能以無欲欲則争争則鬬鬬則傷傷則殺其

天性之美稍公且正者則足以服其比鄰比鄰歸之凡百取平焉則五有長十有長百有長千有長其德愈大所服愈廣是故有小國之君又有大國之君其為君為長者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其間有聖人出焉舉天下咸歸服之是為帝為王夫所謂為君為長者皆諸侯也大小之數多少之數豈得而預定既弗克預定矣則又豈能斬立法更易之增損之以合王制所言之數邪雖有更世易代武王克商滅國五十爾

餘率因其舊則周所封建亦不多矣詎能盡更而易之雖有功德則加地有罪則削地其有功德者固不數見有罪者亦不數見姑因其舊乃勢之常而漢儒乃為是等等差差不可小有增損之制其亦不思甚矣

禮記集說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二十六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萬朝宗

禮記集說卷二十六

宋 衛湜 撰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

鄭氏曰縣內夏時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詩殷頌曰邦畿千里周亦曰畿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為有致仕者副之為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

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十二又三為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其致仕猶可即而謀焉朌讀為班

孔氏曰此經明天子縣內之國數多少及禄士之法周禮職方氏千里曰王畿寀殷之與周稱畿唐虞稱

服無云縣者今特云縣故鄭以為夏制也案鄭註益稷云禹㑹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四百國在畿內今此畿內惟有九十三國者蓋夏代畿內稱縣當夏禹之初有四百國至夏之末土地既減故與禹世不同未知於時縣內國數多少湯承夏後制為九十三國記者言縣明其承夏之餘國數是殷制故與四百國不同也三公在朝既有正田今既致仕不可仍食三公采邑身又見存不可全無其地故公卿大夫

皆有正職之田又有致仕副邑也待封王之子弟如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又周禮有都宗人家宗人祭祀皆致福於王是也但王之子弟有同母異母親踈之異親寵者封之與三公同平常者與六卿同踈遠者與大夫同故有三等之差也案周禮三公雖無正職猶列於官參六卿之事故司徒云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三孤則不列於官故云無職但佐公論道在朝在家其事一等雖退致仕猶可就而謀事故

無致事之副名山大澤畿外列土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内之臣既不世位有朌賜之義故云不以朌亦為與民共財不障管也民取其財物亦入之王府周禮山虞澤虞所掌是也其餘以禄士以為閒田者謂九十三國之餘則下文云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也以九十三國封公卿大夫故此特云以禄士者謂無地之士給之地以當其禄不得為采邑也其實公卿之子父死之後既不

世爵得食父禄故下文云大夫不世爵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則此禄士包之也其不封公卿大夫及禄士之外並為閒田則周禮之公邑也不云附庸者以縣内無附庸也畿外諸侯有大功德始有附庸故閒田少畿内每須朌賜故閒田多依周禮閒田自二百里之外以至五百里其大夫則於二百里為采地卿則於三百里為采地公則於五百里為采地故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

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是也未知殷制如何其周之畿内采邑大小未聞則鄭註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是謂畿内大國百里次國五十里小國二十五里也又註大司徒云畿内之制未聞蓋亦疑而未定耳

長樂陳氏曰周官有在鄉之縣有在遂之縣有采邑之縣有閒田之縣故王畿謂之縣縣内方百里之國

九三公所視公侯之地也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卿所視伯之地也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大夫所視子男之地也公卿大夫不謂之采邑而謂之國者人臣謹度以事上則全於臣道制節以御下則兼於君道自臣道而言之雖國亦謂之家孟子千乘稱家是也自君道而言之雖邑亦謂之國此采邑稱國是也

又禮書曰周禮載師宅田任近郊之地家邑小都大都之田乃在三百里至五百里之地以近而狹者禄

致仕之臣遠而廣者祿公卿大夫及子弟則是致仕之臣其祿少公卿大夫及子弟其祿多也鄭氏謂三等采邑皆有致仕之田與公卿大夫子弟地相埒恐先王之法不然

馬氏曰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天子之畿内不千里則不足以待諸侯蓋本大而末小然後可是猶身之運臂臂之使指此强幹弱枝之意也天子之縣内千里而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之國九此公之國

也方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此卿之國也方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大夫之國也方百里之國九為方百里者九也方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為方百里者十有竒也方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有竒也封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九則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又封方七十里之國為方百里者十有竒則猶餘方百里者八十有竒也又封方五十里之國為方百里者十五有竒則猶餘方百里者六十

四有竒也合九十三國而計之則封地方百里者四十五有竒則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有竒方十里者九十六有竒則以為禄士閒田

山陰陸氏曰周官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公所受地在焉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卿所受地在焉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大夫所受地在焉王制所謂縣内舉中言之也然則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元士於此受地可知凡此其大凡也其地有餘有不足蓋有通法存焉雖卿

或在畺地雖大夫或在縣地取足扵封而已

廬陵胡氏曰案詩玄鳥篇云邦畿千里周官職方云千里曰王畿殷周皆稱畿不言縣故鄭以為夏制案月令云百縣豈亦夏制乎要之畿縣皆通稱王制大槩通論三代地制爾先儒乃云夏禹之初有四百國末世地減湯承夏末制為九十三國故與四百國不同此盖附會鄭說也究經意大約記先代之制不必指言其代也縣内大國九三公之田三餘六以待朌

賜三公之有功者亦或待王之别有所封爾次國二十一卿之田六餘十五以待朌賜卿之有功者亦或待王之别有所封爾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餘三十六以待朌賜大夫之有功者亦或待王之别有所封爾故下云名山大澤不以朌則知此九十三國不盡為公卿大夫之田蓋待上别有所朌也鄭乃云為有致仕者副之又其餘以待封王之子弟於經何以見之且公卿大夫在位則有定員若致仕則或

多或少豈有定數今云公之致仕者三卿之致仕者六大夫之致仕者二十七限以員數恐非通論今所不取也

永嘉徐氏曰天子縣内亦百箇百里是方萬里十萬里地除了封百里之國九是方九百里為九千里地剩了方九千一百里是九萬一千里更將方千二十九里封二十一箇七十里之國總前方千九百二十九里是一萬九千二百九十里剩方八萬七百一十

里又將方千五百七十五里封六十三箇五十里之國總前方三千五百有四里是三萬五千四十里剩方六千四百九十六里是餘六萬四千九百六十里作禄士閒田　又曰古者金玉之所掌皆出於王官而侯國不得擅而有也關譏之所禁皆歸之公上而侯國不得擅而私也是以名山大澤畿外不以封列土之諸侯畿内不以須禄仕之王臣皆天子使吏治之而納其貢稅故也雖領於王官而富實藏於郡國

財雖同於王民而利實歸之公上諸侯自食田税之外餘不敢過而問焉蓋先王不以封之之意所以抑制其强而防閑其侈心也攷之周官凡山澤之數司書掌之以計吏治山澤之賦大府掌之以待喪紀九州之川澤山藪職方氏實掌天下之圖而諸侯無所隸焉至於伯禽侯于東魯而錫之山川乃天子之加賜是固異恩而非可以例觀也又謂周制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厲禁若專利於上則無遺利在民

矣攷之山虞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則未嘗不與民共之而有司徒禁其不使戕賊而已澤虞則使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于玉府則實為民守之而王官時以其職入於王而已推本先王領於王臣之意蓋使侯國不得以障管云爾非不與民共財也周德既衰凡王國之所恃者諸侯皆得專利之齊斡山海之蔵晏子告齊侯以山澤各有所守不可為也是猶知守王法者至於桃林之塞古函谷也而晉實守之郇瑕之

地古解池也而晉實有之凡天子之塞邑皆不領於王官而惟私意是取春秋之作於鄭不係虎牢於衛不係楚丘其類非一蓋所以别異天子之重地而侯國不得擅而焦之也自秦殫天下之財歸之公上凡山澤陂池之賦皆為天子之私藏而漢制屬之少府以供養然初制疏濶山海之在吳者得以鑄錢煮鹽而因以成七國之禍至於武帝之世凡五嶽盡在天子之郡而不隸侯國而郡國亦置鹽鐵官以隸司徒

凡郡有川澤之處皆置吏掌之諸侯惟食租稅而已

是雖抑制諸侯之强而先王不盡利以遺民之意蓋

蕩然不復存矣

嚴陵方氏曰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故於外則曰其餘

以附庸於內則曰其餘以禄士以為閒田者益諸侯

以地則取之於此削諸侯以地則歸之於此蓋削不

常有也其視封肦之田為閒而無事故謂之閒田左

氏傳所謂宋鄭之閒有隙地者是也閒田內外之所

同也司勲掌六鄉賞地之法鄭氏謂賞地賞田也蓋有賞亦宜有罰則益削之法亦若外諸侯可知畿内之采地亦謂之國者以其廣狹視諸侯而又使家臣以治之是以謂之國也故公卿大夫又謂之内諸侯者以此

延平周氏曰封以土言朌以恩言禄士元士之采邑也故繼之以天子之元士不與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

與

鄭氏曰不與不在數中也春秋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唯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

域分其五服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内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也

孔氏曰此一節總明殷之畿内畿外國數之法前文云凡四海之内明殷之畿外諸侯次經云天子縣内明殷之畿内國數此經總明畿内外也鄭引春秋傳哀七年左傳文知中國執玉帛者覲禮諸侯享王璧

以帛是執玉帛也案大行人侯甸男采衛要各以其服貢物下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貴寶為摯鄭註貴寶若白狼白鹿是夷狄不執玉帛也言萬國有方百里方七十里方五十里者以周之大國方五百里而下則不得有萬國案萬國之數鄭註臯陶謨堯初制五服禹所弼每服五百里故始有百里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内為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則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

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蓋禹因治水之後德化漸大故中國更廣而有萬國也言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者案尚書咎繇謨註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為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

面相距為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必知王制之文為殷制者正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與周不同又千七百七十三國與禹萬國數復異又虞夏及周皆曰牧此經稱伯故知大略皆據殷而言也言周公復唐虞舊域謂治水之後舊域也案周禮職方云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曰甸服又其外曰男服又其外曰采服又其外曰衛服又其外曰蠻服又其外曰夷服又其外曰鎮服又其外曰藩

服皆方五百里蠻服則要服是分其五服為九而要服之內方七千里也云周因殷諸侯之數者案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來進受命於周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與此數同云廣其土者大司徒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與此公侯不同也云增其爵者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引孝經說謂孝經緯文千八百國者舉成數其實亦千七百七十三諸侯也云此文即孝經緯文改周之法謂改周盛時之法盛謂地方七千里衰謂地方

三千里故云闗盛衰之中三七之閒也

李氏曰禹自平水土之後天下方五千里自王城之外五百里甸服即所謂邦畿千里也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此禹九州之地方三千里也外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此天下方五千里也故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𢾺之有天下亦曰纘禹舊服而已及周公斥大九州以夏之要服為蠻服而九州之地始方三千五百里矣而九服之地亦不過於五千里葢禹貢

言其面周官言其方於面為五百里則於方為千里故禹貢所謂五百里甸服者即周千里之王畿也此以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未必皆實數也故春秋之世見於經者九十餘國而吳楚與焉疑其無如是之多也此說與前經葉氏五相發明故并錄之

廬陵胡氏曰此經總明畿内畿外大計地方三千里畿外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并畿内九十三國計千七百七十三國下云方百里者六

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則天子之元士也下又云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則諸侯之附庸也不在千七百七十三國之數故云不與鄭謂禹承堯舜有萬國是則然矣謂湯承夏末之後亦分九州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似未然也且鄭必以此為殷制然下云天子七廟及雜論虞夏殷周四代之制豈專據殷哉又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又孝經說曰周千八百

諸侯布列五千里内又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則周制正與此千七百七十三國之數合鄭不據周而據殷何也且孝經緯及異義公羊說固不足盡信今案書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八百諸侯則殷諸侯千二百耳與此國數亦自不合鄭又援孝經緯不經之書以為據今所不取

馬氏曰不與者在數之外也凡四海之内九州州二百一十國兼天子之縣内合而計之則千七百七十

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鄭氏以為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其說非也夫號物之數謂之萬萬盈數也書曰表正萬邦此言殷也詩曰綏萬邦此言周也則是殷周之時皆萬國何獨於夏而已夫自堯舜之後其土地之廣必至於七千里然後能容之而又以謂中國方三千里者為殷之衰時方五千里者為武王滅殷之初其意疑於闗盛衰之中而以三七之間為說蓋非是也

長樂劉氏曰天下雖廣賢才不多求其六德六行六藝具備而能飭已用中於民固亦難其人矣則千有七百國皆得其賢斯為至治焉是以文武積世累功建鄉三物以教士民施之於政所以模範其俗也是以立屬連卒州之法互相紀綱上至於天子則分天下以屬二伯者欲一其道德以同天下之風俗蓋千有七百之國未必皆得其人所以然也

延平周氏曰於縣內既言五十里之國而反謂元士

不與者蓋五十里之國皆斥王子弟而言也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

鄭氏曰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

孔氏曰此一節論畿內千里之地田稅所共給之事百里之內謂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則五百里千里之內謂四面相距為千里去王城四面五百里二者相互云田稅所給恐是周禮口率出泉然周禮大府

九賦之泉則口率出泉各有所用也官是官府所須故為文書財用御是進御所須故為衣食但官是卑褻故用近物御為尊重故用遠物此為殷法也

長樂劉氏曰王城之外各以百里是為方百里者四而六鄉六遂在其内矣官謂王國所禄之士大夫也御謂王之御掌其政教以御天下之諸侯者也言百里之内不取以為已利也專以養鄉遂之民而教以三物拔其賢能以共王官用起政教以倡天下者也

千里之内不取以為己利也專以養天下之大賢大能用為王之公卿上大夫以典其六卿之治所以御八州諸侯以為治者也

嚴陵方氏曰以百里所出之少資百官之所共疑若不足然卑者所稱不為不足以千里所出之多為一人之御疑若有餘然尊者所稱不為有餘且以其近者與人則欲其易給而無勞以其遠者奉己則欲其難致而有節百里之内非不以為御也要之以共官

為主爾千里之内非不以共官也要之以為御為主爾御者以畢御尊之稱尊莫尊於天子也故凡天子所用之物皆謂之御馬亦見曲禮琴瑟不御解

馬氏曰官者官爵之所用而其用輕故取百里以近地之所出者給之御者天子之所用而其用重故取千里以遠地之所出者給之百里之内去王城五十里而四面相距則百里也千里之内去王城五百里而四面相距則千里也孔頴達以為百里去王城百

里相距為二百里千里之内去王城五百里相距為千里其説自相戾也

山陰陸氏曰官官府所用御御府所用御府天子所御者也百里之内以共官若禹貢百里賦納總千里之内以為御若禹貢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孔氏謂所納精者少粗者多

石林葉氏曰官者天子宗廟社稷賔客燕享有司所供也御者乘輿服膳匪頒賜予王所用也君子廉於

奉巳嚴於事神人故有司所供主在百里之内王所用主在千里之内猶之家造以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皆以奉巳為非急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大府闗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賔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或以其地之所便或以其地之所宜或以其類之所從然皆未嘗

以遠物待乎近以近物待乎逺豈以近者供官逺者為御乎又大宰之制國用必合王府之財為之調度乃可豈官府之所供止於百里膳服之御必千里乎

劉氏孟治曰天子之官有六大五官六府之衆又有府史胥徒之屬百里之内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不可多得也若不足以供百官之求天子之奉有大府以掌九賦九功之貳若頒財以式法授之司會以八法八則均節邦之財用司書以八法八則周知出入百

物又有宰夫職内之所稽職歲職幣之所攷若有常限也百里之内何其薄千里之内何其厚耶蓋君尊如天不厚其奉何以見天子之尊臣卑如地不薄其利何以表臣下之卑一尊一卑一厚一薄蓋有不可得而易者矣

臨川王氏曰此一說亦不知是何時於他經亦不見其有此恐於事亦難如此蓋當合王府之財而通其調乃可也已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

鄭氏曰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陜以東周公主之

自陜以西召公主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千里之外設方伯及連帥卒正兼二伯之事屬是繫屬連是連接卒是卒伍州是聚居故鄭總云聚也伯帥正俱是長但異其名既長諸侯非賢不可故因其州内賢侯為之非州外别取州牧也舜典曰覲四岳羣牧又云咨十有二牧左傳宣三年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周禮大宰建其牧故鄭云虞夏及周皆曰牧也鄭荅張逸云畿内之州不

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故周禮大宰云施典于邦國建其牧立其監是畿外邦國有牧畿内不置故有八伯也註引周禮大宗伯職文春秋傳隱五年公羊傳文

臨川王氏曰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連帥固宜有之五國十國三十國亦宜或然也但州必二百一十國恐不必然也

長樂陳氏曰古之官有常名有異名内而為比長閭

師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此常名也及任以師田之事則為軍將師帥旅師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外而為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寓以連屬之法則為屬長連帥卒正州伯此異名也屬則繫其人連則結其衆以其民之衆足以禦卒然之變故謂之卒以其地之廣有以達於重川之遠故謂之州屬有長則足以長五國而已未足以率十國之衆故連有帥帥足以率十國而已未足以正三十國之衆故卒有

正正足以正三十國而已未足以長二百一十國故州有伯則為人長者才也帥人者智也正人者義也長人者仁也易曰體仁足以長人則外之八伯内之二伯皆以其能體仁故也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建萬國所以分其土親諸侯所以合其人不分其土則其守不專不合其人則其勢不一王制言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分其土也繼之以方伯連帥之法合其人也周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職方氏凡

邦國大小相維者此也古者什五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為一人而無内患為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為長帥正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為一家而無外虞然不惟其官惟其人則法行而事舉詩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是也非其人則法雖存而事廢詩序曰衛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公羊傳曰下無賢方伯是也方伯連帥之職周道也故書與周禮伯皆稱牧者蓋自

內言之則屈於二伯故稱牧周官大宗伯八命作牧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自外言之則伸於諸侯故稱伯王制謂方伯之國是也虞十二州則十二牧夏九牧周九州則九伯而王制言八州八伯則王畿之內不建伯焉鄭氏以為殷制是也然周牧伯之名見於經傳多矣連帥特見於詩序若夫五國之屬於經無聞左傳曰晉侯享公公請屬鄫豈周所謂連屬歟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

西召公主之書曰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此所謂九命作伯者也與殷所謂天子之老二人一矣周有九伯則畿内蓋亦設牧而大宰言施典于邦國設其牧者以牧之所設主為邦國故也禮書

延平周氏曰方州以地言屬連以人言卒以兵言方伯長於一方者也屬長長其所屬者也連者結其衆帥者率以身其兵足當卒然之變而為其所取正者

故曰卒正其地達乎遠外而爲之長者故曰州伯老者有成德而人之所承事者也二伯者有成德而又天子之所承事者也故曰天子之老

嚴陵方氏曰方伯即州伯也王畿居中八州居外各設一方伯焉長言其足以長人也所謂比長之長亦若是爾帥言所帥者衆非特長之而已所謂師帥之帥亦若是爾正言正於一而止非特帥之而已所謂黨正之正亦若是爾伯亦長也必謂之伯則以成德

稱之以其為一州之長非成德不足以當之故也所謂宗伯之伯亦若是爾夫能長人然後能帥衆能帥衆然後能正於一能正於一然後其德成焉故其序如此正也帥也長也蓋八伯之屬也八伯又二伯之屬也故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然二伯又謂之老者以其居人臣之極位不特貴乎有其德又貴乎有其年故也國有國老鄉有鄉老皆以是而已曲禮言其自稱亦曰天子之老者蓋自稱則其

義如彼人稱之則其義如此二伯以八伯為之屬亦止稱伯者猶之天子諸侯通謂之君而天子則又為諸侯之君也亦見曲禮五官之長九州之長解天下九州止於八州有伯者以畿内王所自治故不設伯也管仲又言五侯九伯者以於九州之諸侯為長故曰九耳不必九人亦猶百揆稱百四岳稱四而已明堂位謂之九采左氏傳謂之九牧皆以是也

馬氏曰天子之畿外則有公侯伯子男之異畿内則

有公卿大夫之别其内外已備而千里之外則又設方伯屬長連帥卒正州伯至于伯則已極矣而屬於天子之老蓋先王之盛時上下有以相維然後可以至於長久連與屬有相維之意也卒與州有相聚之意也

山陰陸氏曰五國以為屬屬以官之六屬制名言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也十國以為連連以聯制名言以授邦職以役國事如聯也三十國以為卒卒

以卒制名言以比追胥以令貢賦如卒也長之以仁故屬有長帥之以智故連有帥正之以義故卒有正至伯則於一州為長其仁可知也其智與義亦可知也彼正以下吾驅之而已是故或謂之牧若二伯又有大於此者焉能充此任者其殆聖矣乎周公是也名公猶有懋德八州八伯蓋天子之縣內不在此數鄭氏荅張逸問云畿內之州不置伯誤矣書曰咨十有二牧然王制九州而八伯者以方稱二十一十國

以為州州有伯天子之縣內不可以入此數也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三國

廬陵胡氏曰屬聯連比卒伍州聚也據左氏州牧得征五侯九伯則知周制牧下有二伯侯得為之故詩旄丘責衛伯也衛是侯爵而為州伯若伯之賢者亦進為牧故周禮宗伯八命作牧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為牧也鄭乃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今案書覲四岳羣牧是虞稱牧也左氏宣

三年云夏貢金九牧是夏稱牧也大宰云施典于邦國建其牧是周稱牧也然虞雖稱牧而書傳云唯元祀廵四岳八伯則亦稱伯周雖稱牧而鄭荅張逸云周官畿内之州不置伯牧即伯也則亦稱伯今謂殷獨稱伯虞夏周皆稱牧不稱伯者非也

永嘉徐氏曰先王衆建諸侯而設方伯連帥之職或以子男附庸之屬不能専達於天子故貢賦朝聘之數悉使之聽命於牧伯此特其一節耳夫先王舉天

下以封建諸侯而闗然無所紀綱於其間則強弱有以相吞而大小無以相維甚非經久長治之策也蓋方伯連帥之設所謂褒表功德闗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其所係亦大矣自黃帝置左右大監監於大國而二伯之職肇端於此堯時羲和掌天地之官三公為之實為二伯（羲伯司東凡南方事皆配之和伯司西凡北方事皆配之）殷制大而二伯小而八伯繩牽絲聯相維而不亂文王嘗為殷西伯矣至周之盛時天下諸侯無慮千

八百國周名為東西伯分陝而主之大公封於齊亦受五侯九伯專征之命書載顧命畢公大保率東西諸侯以入至於蔡仲管叔監牧荊豫（荊州牧蔡仲　豫州牧管叔）君陳畢公迭居東郊則大為二伯小為八伯咸出於天子之命以統天下之諸侯方伯連帥設於下而禮樂征伐出於上此先王封建之大權也宣王中興此制未泯韓侯在韓名虎在淮申伯在荊方叔在齊布在諸侯以統萬國復古之業於是乎在延及平王遂無

意於紀綱而王制隳壞牧伯弛職東遷之變唯晉鄭二國是依而方伯連帥未聞有定王者矣向使平王因是二國以振牧伯之任則諸侯尚可為也柰何以文侯之賢而歸之於國以鄭伯之功而乃奪之政則周之事權於是去矣自是轉相吞滅莫能統紀春秋之際可得而考者百有七十餘國而已由是觀之方伯之設所係豈不重歟嘗論春秋之初齊僖衛宣雖太公唐叔之後當時未嘗見其受命而以牧伯之事

考之經傳齊僖公自以為東州之小伯齊東州之伯侯出國語而黎之臣子亦以方伯連帥之職責衛宣公蒲之役二國又自相推許而春秋亦記曰胥命桓三年然則諸侯莫適所主而望大國之安靖周室既不以為意齊侯自見為牧伯之後而取方伯連帥之權而因以為利耳當是時中國盖多故矣此盖其始變也未幾齊桓晉文踵其餘迹而牧伯之事始大放肆不出於王命而強大得以專行於弱小矣雖然王使召伯賜齊侯

以侯伯之命莊二十七年是猶有待於王之命也晉文致
天王於踐土而策命諸侯為侯伯君子以為何異於
要而取之也况於二公之身其親所屠滅者甚衆方
之古牧伯比小事大之義果何如哉又其甚也郤犨
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成十六年將以帥諸侯而使其
大夫主之安在其為宗諸侯也至秦人廢侯置守其
勢之所激有自來矣漢初相國下諸侯王御史執法
下郡守相國主國御史主郡三公分置郡國於時未置刺史也

自武帝置十三刺史古牧伯之任也西京之制御史所上案章先下三公參决然後有所黜退此猶有八伯屬於天子之老二人之意中興以來矯枉過直刺史劾奏不關三府直行退免是時朱浮深以為不然夫惟攷於先王設方伯之意與夫春秋霸主擅權之故以及於漢人刺史輕重之由可以論世變矣

眉山孫氏曰或問周召相成王為左右豈置諸左右以為近輔如阿衡之左右商王傅說之輔相高宗邪

抑為左右丞相之官如秦之斯與去疾漢之勃與平也曰是皆不然王制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周召相成王為左右則為二伯者也何以明之樂記說大武之樂象武王之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是舉其分陜之治也二公當分陜之日實為二伯以相武王及武王崩周公攝政行天子事則七年之中二伯之任宜乎其缺及成王即政周公復辟仍與召公同為二伯是以孔子書之曰相成王為

左右蓋周公為東伯而召公為西伯也所以知其然
者畢命載畢公代周公為太師為東伯可推以見也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而太保率西
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夫天
子南面嚮明而治太保入應門左則在天子之右西
方諸侯之伯也畢公入應門右則在天子之左東方
諸侯之伯也東西二伯相天子為左右經傳甚明特
學者弗究未之詳也公羊傳曰天子三公者何天子

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陜而東周公主之自陜而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内公羊氏此言亦所以論中分天下之二伯也而三代之際固有天子之相而不為三公者焉公羊但見三公之官不必備而中分天下之二伯多有兼三公者故取三公二伯而并言之所謂天子之相則何以三意謂上公雖有三而天子之相則何必以三也特有二伯而已因以周召分陜而實其説夫三公自三公也二伯自二伯也而

公羊斥之以為一此其說既已不通又謂二伯為相而一相處乎內彼徒見周召分陜之時周公處乎內而召公處乎外所謂召伯之教明於南國是也周召相成王為左右之時召公處乎內而周公處乎外所謂周公初於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是也遂立一定之論而曰一相處乎內殊不知召公畢公為二伯以相康王之時召公為冢宰畢公為司馬曷嘗不並立於王朝乎至康王十有二年命畢公保釐東郊以代君

陳於是畢公處乎外而於周公之薨已代為東伯則為二伯亦久矣安可謂二伯止有一相處乎内此予所以論公羊之説稽考不明不足為信者此也　又曰或問舜命九官以伯禹宅百揆伯益作朕虞伯夷典三禮孔安國傳謂禹為崇伯於益不言臣名而於伯夷以為臣名是三者之義果何如邪答曰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司空故曰伯禹蓋以謚配爵追書於虞朝之稱也益者大臨之别名也兼字而稱謂之伯益

又謂之伯翳音相近而混亂也若夫伯夷之稱伯則又非爵非字蓋官也案書大傳載堯之事自義和死後分置八伯而伯夷居第一為陽伯是舜未命官之前伯夷已為八伯之官矣及命官之際四岳舉伯夷以典禮而帝舜為之不名獨曰洛伯汝作秩宗史述其辭遜亦曰伯拜稽首讓于夔龍與衆臣異皆舉其官也周禮六卿春官謂之宗伯制名之義蓋取諸秩宗與陽伯焉且伯之為義其事有四惟公侯伯子男

之伯所不必論而至於東西二伯之伯方伯連帥之伯以謚配字之伯則雖明智之士猶有所誤而況於後生晚學稽考之不詳者邪王制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則東西二伯之伯也王制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則方伯連帥之伯也臧僖伯臧哀伯士文伯士景伯之類則以謚配字之伯也

劉氏孟治曰古者内外相維大小相屬天下雖遠猶一身焉上有所為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有偏而

不舉之患者屬長連帥卒正處之有條而不紊也故内之公卿則盡贊襄之力濟濟而相遜外之諸侯則盡藩捍之力皇皇而不怠皆上下相維之法井井有序如此方伯即州伯也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者即千里之方伯是也屬取其有統屬之義連取其相聯比之義卒取其能率衆之義此計八州伯正帥長之數言之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即天子五官之長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是也既取其德又取其年

故以老稱之雖然屬長連帥卒正屬之八伯八伯又屬之二伯要之二伯以歳之成質於天子雖所以總天下之大權亦非二伯所敢專也

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鄭氏曰甸謂服治田出穀税曰采九州之内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税也曰流謂九州之外也夷狄流移或貢或不禹貢荒服之外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孔氏曰此一節總論畿内畿外九州治田及采取美

物弁九州之外或貢或不之事案禹貢五百里曰甸服下又云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及秸粟米之等是甸爲治田也千里之外謂規方千里之外若於王城五百里之外以殷制言之中國方三千里耳采取美物故言曰采周則王畿之外面别三千里采取美物則大行人六服所貢物是也流謂九州之外殷則面别千五百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内謂之流周三千五百里之外五千里之内爲流也

延平周氏曰千里之内曰甸即五百里甸服也千里言其方五百里言其面於侯服言采則見荒服之有蠻也於荒服言流則見侯服之有諸侯也

長樂陳氏曰甸則禹貢所謂甸服也采則禹貢所謂侯服之百里采也流則禹貢所謂荒服之二百里流也甸者王之所自治也采者于此有采地公卿大夫與王子弟所有是也流者流罪人於此也侯服近故舉其内者則凡服之在内者可知荒服遠故舉其外

者則凡服之在外者可知周官大司馬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以至甸男采衛蠻夷鎮蕃為九服其大槩或與禹貢同唯蕃畿則在禹貢之外矣尚書之於六服或言侯甸而不及采男衛或言侯甸男衛而不及采與此言甸采流同

清江劉氏曰此據綏服居中而言內千里外千里則五服可知采亦當作蔡聲誤也

馬氏曰流者言其或貢或不流移之無常也天子治

近者詳治遠者畧近則長之故服治田以出穀稅取美物以當穀稅皆責其賦之入也遠則柔之故其貢或不沉移之無常而無所責焉然均是畿也而禹貢則有納銍納緫粟米之異者亦有逺近之節也均是采也而周官之於貢有祀嬪器幣之異者亦有逺近之差也均是流也而禹貢之荒服則有三百里蠻二百里流之辨者亦有輕重之意也

李氏曰采於侯服為尤近流於荒服為極逺九州舉

內以見外四海舉外以包內

處氏曰此正夏法也夏之五服而甸服則在王畿之內周之九服而甸服則在王畿之外此言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流知其非周也然王制言甸采流而不言其餘者亦從簡之辭他無義理

劉氏孟治曰規方千里之外謂之甸服去王城面五百里故曰千里之內甸服五百里之外有侯服侯服內之百里謂之采服侯服五百里外有綏服綏服五

百里外有要服要服五百里外有荒服荒服之内有流王制自千里之向直言及於二千里之流蓋言其自近及遠皆天子化域之内無有不被其聲教者爾眉山孫氏曰禹制天下為五服王畿與焉所謂侯綏要荒是也周公分天下為九畿而王畿不與九畿即九服也所謂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是也其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雖立是法而未嘗責之蓋來不拒去不追者也其蠻服在

五服之外亦謂之要服以要束為義即後世之羈縻也禹之五服相距為方五千里周之九服合王畿相距為方萬里是周之地倍於禹豈周公變古之制而務廣地邪非也四海九州山川地里萬古不易特政教所加有遠近而制有不同爾禹在堯時弼成五服其要荒二服亦在九州内而謂之要荒者是其君長未能自同於華夏之國故聖人亦不能以待中國之道待之也自虞夏以至商周天下之俗日趨於文昔

之要服荒服既革其蠻夷之習而自同於華夏之風禮樂制度合稟於王朝覲會同不失其節則聖人可不更為之制而進之於冕服采章之列邦國侯衛之間邪曰采服曰衛服義蓋如此其有未忘蠻夷之習者則亦以政教縻之而已此九州之地所以外廹四海之地所以在禹則為要荒二服在周則為采衛蠻三服也沂而上之禹之侯綏二服在周則為侯甸男三服也禹之甸服在周則為王畿也泝而下之周有

六服之外又有夷鎮蕃之三服則以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海外之國皆服王化故也或問曰五服之制凡五百里而為一服禹制與周制同也予謂禹之侯綏二服在周為侯甸男三服禹之要荒二服在周為采衛蠻三服豈古之地相距千里者在後世而相距千五百里邪何不相侔若是也應之曰里以步計而步有不等也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鄭註云案禮周以十寸為尺

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為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里當今百三十五里以王制及鄭氏之言推之古之地相距千里者在後世當相距千三百五十里然則禹之甸服規方千里者王城在其中是四方各五百里也禹之五百里較周之五百里則羨百七十五里此甸服一方之所羨百七十有五合侯綏二服之所徑千三百有五十是為千五百二十五里是以在周得為侯甸男之三服也又要荒二服之所徑

在後世亦為千三百五十里而後世九州之界益廣則所增奚止於百五十里是為千五百里有竒是以在周得為采衛蠻之三服也至於夷鎮蕃之三服在九州之外非禹迹所及無庸論也由是言之禹之五服王畿與焉相距以為五千里而地不加少周之六服合以王畿相距為七千里而地不加多其制雖殊其地實一孰謂周公變古之制而廣周地邪問者又曰夏周之制然矣有殷之時亦有五服之制乎應之

曰以傳考之殷亦有五服特以五百里為一服祭公謀父諫穆王之語豈非殷制乎其言曰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賔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賔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所謂甸服侯服因於夏禮也所謂賔服則周五服在其中也所謂要荒以四夷去中國逺近為序也非殷五服謀父何以得是五者之名乎邦内甸服而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荒服者王而詩云自彼氐羌莫敢

不來王信矣其為殷制也王制所載曰甸曰采曰流是記殷制而不及五服也武成所稱邦甸侯衛駿奔走亦謂殷畿内諸侯及賔服之君助祭於周也且祭公謀父周公之裔也舉先王之制以諫其君宜若用周禮乃以王畿為甸服何也韋昭曰甸古名世俗所習也故周襄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制有天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是也韋氏之說善矣而甸服實始於禹其由禹功萬世永賴故歟商頌曰天命多辟

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是殷人責諸侯朝貢唯以禹績為準周雅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是周人責四方之會同唯以禹績為先也然則殷五服周六服皆大禹底績之地而弼成五服之功故不可不取法於禹也

禮記集說卷二十六